成于细节 败于细节

《创业时代》：连细节都不对，还何谈精神

◎ 指间沙

每个时代背景下成长的人，拥有的是具有那个时代特征的梦想。很难理解一部叫作《创业时代》的现实题材剧，会混沌掉重要的年代感。

《创业时代》反映的是移动技术迅猛发展的中国互联网行业，对这部剧来说，最核心关键的道具应该是电子产品，必须精确到年。可偏偏《创业时代》的细节经不起推敲，穿帮镜头随处可见。明明时代背景是2010年，那时许多人正初次用上全屏全键盘的智能手机，诺基亚仍是市场主力，包月流量还只有5元30M，可电视剧里的电脑系统用的是windows10，查看的微博日期显示是“2017年”……最让人无法容忍的是主角们握的手机，观众纷纷指出男主演黄轩用的是这两年上市的华为手机，女主演杨颖用的是她自己代言的最新款美图手机。

用着当下流行的智能手机，研究着怎么开发语音功能，时间逻辑当然是混乱不清了。对比之下，眼下正播出的另一部剧《凉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的细节就认真多了，起码主角用的手机是符合年代的iPhone4。再往前溯，同样讲创业故事的电影《中国合伙人》，将主人公的个人故事与当时发生的国家大事巧妙呼应，背景音乐、服装、道具都一一还原，正是因为“年代感”获得了喝彩声。

为何会有如此这样的纰漏，难道是为了满足现实的植入广告需要么？结果，导演对此的解释是，此剧乃是特地模糊了年代背景，借此突出“年轻人为了实现梦想而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这样的解释是说不通的。

没有细节，行业剧就凸显不出专业性，情节故事也成了无根之木，创业精神更是成了口号式的“假大空”。在变化最急速的科技圈里，创业理念也发生着变化，过去被挂在嘴边的那套，很快就已不再适用，没有精准的时间定位，如何说服人，感动人？

职场戏不够，感情戏来凑，这是以前国产行业剧的思路。可21世纪都快过去五分之一了，观众们的审美品位早已发生变化，尤其讨厌现实题材的剧披偶像剧的外衣。

剧不受待见，不能让一两个演员来背锅。虽然女主演杨颖的演技广受诟病，但《创业时代》总体演员阵容一点都不差，云集了众多戏骨、中坚力量。男一号黄轩是势头正猛的当红小生，男二号周一围凭演技拿下了综艺节目《演员的诞生》总冠军，王学圻、韩童生、苏可等也都是实力派。结果，我们在这部剧里就清晰地看到，如此中二的剧情里卖力飙演技，是如何拖垮演员自身的。如果观众无法共鸣，那么青筋爆出、七情上面的演技就显得可笑。

创业和创作一样，都充满了个人执念。《创业时代》属于IP剧，改编自付瑶的同名小说。作者本身也是创业者之一，故事来自他15年的亲身经历，小说部分人物是有原型的，比如郭鑫年是郭秉鑫、卢卡就是黄何，甚至电视剧播出期间，与剧中“魔晶”同名的手机应用还搞了个同步上线活动。不过，这本书在豆瓣的评分随着剧集的播出而下降，底下有人评论：“懂互联网的人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认为自己懂了互联网就懂了一切。”

外表光鲜的《创业时代》其实透着一种“过时”。文艺作品里最难的是拍刚刚过去的时代，人们的记忆尚新，还没有足够的岁月作美化滤镜。许多事物隔着二十年看是“怀旧”，隔着八十年看是“复古”，而如果距离还不到十年，那就是刚被淘汰的“过时”。

流量明星加IP原著，这些年常常成为批评的众矢之的。当年热门的IP小说被签下影视剧版权，等到拍摄时已经过了些年，播出时又过了些年，这当中的时间差往往会让一部剧看起来“过时”。这样的“过时”，也一定会被敏感的观众感知。

喜剧风格的间谍片

◎ 李建强

《我的间谍前男友》由上世纪九十年代后起的独立影视公司——狮门电影公司出品、美女导演苏珊娜·福格尔自编自导。影片讲述懵懂女孩奥黛丽因前男友的间谍身份，意外卷入一场国际阴谋，从而被迫与闺蜜摩根在欧洲大陆上演惊心动魄又啼笑皆非的国际逃亡之旅。按理说，该片当划入侦探谍战一类，以逻辑严密、惊心动魄为圭臬，影片的叙事构架、流程预设好像也都明确指向了这一层。但编导偏反其道而行之，以荒诞不经、说笑逗乐为能事，做成了一部天马行空、风光绚丽的闺蜜公路片。全剧置梗包袱不断，嘴炮笑料百出，已全然不见惊险、紧迫的踪影，只有无厘头、爆米花香浓的滋味。在片中，追杀与自嗨交织，谍战与闹剧混搭，强烈的戏剧反差，妙趣横生的官兵强盗，充斥滑稽、夸张和噱头。至此观众明了，谍战片只是它的外壳，公路片不过是它的招牌，喜剧片才是它的内核。反类型的套路，接踵而至的历险，重口密集的笑料，让人在捉摸不定、惊诧不已之中，过了一把类型杂糅的戏瘾。我想，该片之所以俘获部分观众的青睐，引发网络的关注，原因概源于此。艺术总是考验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一个有追求的艺术家既不乐意模仿别人，也不会满足重复自己，而总希望在每一部作品中提供一些新的营造和元素。从这个意义上说，曾在数年前奉献过纯爱情喜剧片《生活伴侣》《追逐生活》等作品的苏珊娜·福格尔，无疑是明智和富于智慧的。

我这样说，一点也没有把《前男友》捧为经典佳作的意思。就影片的完成度而言，该片充其量只是一部勉强合格之作。为了搞笑而搞笑的段子拼凑，用力太猛而过犹不及的疏漏，常常使影片陷入情感和叙事困境。与之前同类的好莱坞名片《末路狂花》、《疯狂麦斯》等相比，更是不在一个档次。但是，我仍然觉得该片的案例值得研究，并可给予我们切实的启发。好莱坞在世界电影产业中的地位，不是一蹴而就和自我钦定的，而是依靠一部又一部作品的成功创造积累起来的。在中国从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迈进的行程中，尤其需要这种细致到位的研究。正如大卫·波德维尔曾指出的：“超越单纯对于个体的探讨，将帮助我们揭示作为系统的电影艺术”。以苏珊娜·福格尔为例，资历并不深，作品亦不多，但顽强开掘的精神昂扬、求新求变的轨迹清晰。几年来，她由电视而电影，由编剧而导演，由“爱情”而“谍战”，由单一类型而杂糅混搭，一刻不停、步步留痕，持续开垦和耕耘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相比之下，我们有些电影人太精明太活泛了，眼睛只盯着市场和票房，一旦某个模式、类型成功，便一拥而上，大量繁殖复制直至耗尽艺术田园的生命力。

电影的进步并不囿于任何特定的样式与方法，好莱坞类型电影的成功套路也已不是什么秘密。其实，好莱坞最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不是资本盈利的诀窍，不是梦幻奇观的营造，而是电影在内容和形式方面的不断突破与创意出新，以及这种新意所蕴藏的智慧和自信。

我以为，类型杂糅和打破程式就是一个可以切入的实证。

没有参加高考的那年夏天

◎ 史丹利

日常打开购票APP搜索近期上映的新电影，不是班底可疑的商业文艺两不靠，就是索然无味的所谓进口大片——单单看那些片名就仿佛能直接看见升级打怪的老套路——令人兴味索然。直到一部水彩海报的《昨日青空》映入眼帘，淡然清透，顿生好感。进了电影院看到片头，才发现居然是一部讲述青春的动画片。

片场1小时零22分钟。字幕升起，我所在的放映厅没有观众起身，前排微胖男生似乎在用纸巾擦眼泪。伴随字幕一起出现的“彩蛋”是和影片中的青春岁月有关的一个个真实人名，有照片有视频，互相支持鼓励，字幕打出“你在哪儿”“你要幸福”“我想你了”之类的字句，结合刚刚结束的影片内容，颇有催泪效果，尤其对年轻观众而言。年少时代的回忆隔着岁月的烟雾，如罩上一层玫瑰色的滤镜，更显单纯、珍贵。

主人公是从大城市返回故乡小城短暂休息的职业漫画家，神色疲惫，姿态倦怠，故乡熟悉的街道让他回忆起高三那年，他只是个没指望考上大学的漫画少年，和教育局长的叛逆儿子以及大学教授家的高材生女儿成为朋友。这段友谊的交叉走向使他们在那年夏天做出了差异化选择，没有都去闯那条千万人争过的独木桥。

不参加高考，想要成为飞行员，想要成为漫画工作室的一员，即使在当下也不是容易作出的决定，更何况是在十年二十年前。但是在年少友情的世界里，可以容纳一个简单的空间。当优等生女主得知差等生男主喜欢做的事是画漫画且画得不错时，一边羡慕地说着“我都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一边像小狗一样可怜可爱地傻笑起来，那一瞬间打动了男主，感受到朦胧的冲击。所以当女主将刊有“漫画工作室”招聘广告的杂志送给他，“喜欢做的事”获得了一个强有力的支持。

另一个没有参加高考的男生是教育局长的儿子，是篮球高手，总仰望天空看飞机在云朵间飞过。除了来自友情的鼓励，也有来自亲情——离异母亲的真心关爱，他的朋友和他的乡下母亲可以像朋友般聊天。前去踏青的乡下，也是一个特定的简单空间，远离校园中的某些功利。贫穷但真心关爱孩子的离婚母亲和要面子要高分强势的教授母亲形成对照，在学校里视察被百般奉承的局长父亲和屈从于妻子而不敢给女儿自由空间的教授父亲也形成了对照，哪怕有些单薄，有些脸谱化，但也都算兼顾到，若和真人电影《快把我哥带走》对照看则更有典型意味。

结尾暗示两个差等男生都离开故乡实现了梦想，成绩优秀的女生留在了故乡，嫁人生女，从女儿手中看到熟悉的漫画，听女儿的小奶音说着以后也想成为漫画家的童语，附和着渐渐走远。这部动画电影本身没有明显的情绪高点，而是梳理这些交错的人生和交织的情感。虽然渐行渐远，但在最开始的地方曾经相互支持，而且是无功利心地为了支持而支持。有观众认为“影片进行得很单薄”，也有观众认为“故事干净清透，欲语还休”，“不需要任何肢体接触就能表达出夏阳般炽热的真情。”怀着不同的期待去看，自然会有不同的观影体验，争议性倒呈现出国产动画片如今多元化的风格和类型。

更令人感慨的是八零后九零后这一代已经成为一道道支流，汇入了电影创作的主流。他们的创作主题和对某些旧主题或深或淡的新处理获得了一部分年轻观众的认同：纯情青春动画片的首周票房斩获近五千万，叫某些以流量明星为卖点总票房却不及其一半的电影情何以堪？观众用脚在投票，市场正在发生改变。